

姜白石詞編年笺校

doo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I 207.23/17

夏承燾箋校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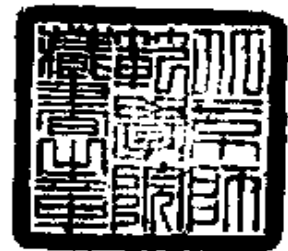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7227

847227



封面題簽：馬一浮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
夏承燾 箋校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句容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2.625 插頁 2 字數 267,000

1981 年 5 月第 1 版 198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2,000

統一書號：10186·270 定價：1.80 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並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白石道人歌曲卷四

番陽姜夔堯章

自製曲

揚州慢 中呂宮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蘇
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
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
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為有黍離
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

白石道人歌曲卷四

清陸鍾輝刊本白石道人詩集書影

嘉泰壬戌六月廿日 錢清三視王畿字十里得晉夫令保母志
 并小視於魯山樵人圖二物予皆親見之志以親制觀四垂其三
 為錢文皆隱起已斷為四歸王氏又斷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
 不可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口中冬既望莫會魯山陰之黃閣
 視背刻音獻之字上近右復有永和字乃劃成甚淺瘦永字七
 其碑和字亡其口視石絕類靈餅又似風味甚細而宜墨微窪

一之蹟手志母保啟白石自題

世人好妄議如此令人短氣予恐流俗相傳誣毀至實故不得
不功辨雖然妄議可以惑庸人博雅之士一見自了不待予之
喋也輒既入土八百餘年已腐壞恐不能久近所奉本以初出
玉時已覺心鈍摹之不已日就磨滅得墨本者宜葆之矣

予既作此跋特書以贈千里以應先姑白四日亥十

九月乃竟既致諸千里後月餘過錢清與元淵

千里同觀聊記其後番劫善變 在草

論姜白石的詞風（代序）

姜白石名夔，鄱陽人。父噩，任湖北漢陽縣知縣。白石幼年隨宦，往來漢陽二十來年。在湖南遇見福建老詩人蕭德藻（字夢），德藻賞識他的詩，把姪女嫁給他，帶他寓居浙江湖州。因此，白石三、四十歲以後便長住杭州。宋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他作大樂議及琴瑟考古圖上政府，五年，又上聖宋鑄歌十二章，得到『免解』的待遇，與試進士，但仍不及第。寧宗嘉定年間（一二二〇左右）卒于杭州，年六十餘歲。在南宋作家裏，他比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少三十來歲，比辛棄疾少十來歲，與葉適、劉過諸人同年輩。

白石一生不曾仕宦，他除了賣字之外，大都是依靠他人的周濟過活的（他的友人陳造有詩贈他說：『姜郎未仕不求田，倚賴生涯九萬箋；稠載珠璣肯分我？北關當有合肥船。』又說：『念君聚百指，一飽仰臺饒』）。他所依靠的人：在湖南、湖州是蕭德藻；來往蘇州時，是名詩人范成大；相依最久的是寓居杭州時的張鑑（字平甫）。張鑑是南宋大將張俊的後裔，有莊園在無錫，曾經要割贈良田供養白石，這時白石四、五十歲。

南宋中葉是江湖游士很盛的時代。他們拿文字作干謁的工具，如宋謙父一見賈似道，得楮幣二十萬，造起關房子（見方回瀛奎律髓）；因此有許多落魄文人依靠做游士過活，白石就是其中之一；不過，他並不是像宋謙父一流人。

白石一生經歷南宋高、孝、光、寧四個朝代，在他二十至五十歲那一階段，正是宋金講和的時候，偏安小朝廷在這三十年『承平』日子裏，朝野荒嬉，置國恥國仇于度外。白石二、三十歲時數度客游揚州、合肥等處，江、淮之間在那時已是邊區，符離戰役之後，這一帶地方生產凋敝，風物荒涼，曾經引起這位少年詩人『徘徊望神州，沉歎英雄寡』（昔游詩）的感慨，揚州慢、淒涼犯一類詞也頗有『黍黍之悲』（揚州慢詞序）。但三、四十歲南歸之後，他的行跡便不出太湖流域附近了。他經常往來的蘇、杭、范、成大、張鑑兩家，都有園林之勝、聲妓之娛。紹熙二年（一一九一）他從合肥歸訪成大，在他家裏賞雪看梅，製成暗香、疏影兩首自度曲，成大贈他一個歌妓；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張鑑帶一隊穿柳黃色的家妓同他觀梅于西湖孤山，他作一首鶯聲繞紅樓詞，和國工吹笛；在這種生活環境裏，使他久長地脫離現實，從而決定了他的作品不可能有豐富的現實意義，只會走上研辭練句、選聲揣色的道路，這便是北宋末年周邦彥的道路。

白石存詞共有八十多首，依它的內容來分，感慨時事、抒寫身世之感的像揚州慢、玲瓏四犯等有十四、五首；山水紀游、節序詠懷的像點絳脣、鷓鴣天等，交游酬贈的像石湖仙、驀山溪等各有十三、四首；懷念合肥妓女的却有十八、九首（白石二十多歲在合肥戀一琵琶妓，別後二十多年，仍是懷念不忘。詳見拙作白石行實考）；其餘二、三十首都是詠物之作（詠梅花的有十七首），算是他作品中分量最多的一類。後來高觀國、史達祖、周密諸人，各愛好姜詞，也各以詠物擅場。又白石詠梅有『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之句，詠蟋蟀有『候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之句，宋末遺民爲

了避忌諱，便多用詠物詞寄託故國滄桑之感（不滿民族壓迫，而又不敢正視現實，這是他們的階級意識）。白石這派詞也就因此廣泛地被傳誦仿效起來，它的影響一直下逮六、七百年的清代浙派詞。朱彝尊說『詞至南宋始極其工，姜堯章氏最爲傑出』（朱氏詞綜發凡），又說『詞莫善於姜夔』（黑蝶齋詩餘序），于是造成清代初年『家白石而戶玉田（張炎）』的風氣。我們看清代幾百年之中，白石詞集的刻本寫本多至三、四十種，算是唐宋人詞集版本最多的一家，這可見當時學習姜詞的盛況。白石詞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個時期裏和他同類型的封建文人特別多（從宋末的張炎到清初的朱彝尊、厲鶚等等都是）；他們都依據自己的思想感情有選擇地來學習、摹仿姜詞。其次，由于姜詞在藝術技巧上，有其獨特的成就，可以爲後來者借鑑以抒寫和他同類型的思想感情。所以我們論宋詞發展史，不能忽視他對後來的影響，在分析他的思想感情之外，還須對他的藝術造就作較全面的研究所。

白石作品，在文學史上的評價是詞比詩高；我現在論他的詞，却要先從他的詩說起；我以爲若瞭解他的詩風轉變的經過，是會更容易瞭解他的詞的造就的。

白石少年就有詩名，二十多歲蕭德藻介紹他去見詩壇老宿楊萬里；萬里期望他作『尤（袤）蕭（德藻）范（成大）陸（游）四詩翁』的後起。白石是江西人，對當時盛行的江西派詩，曾下一番工夫；但後來對江西派的想法有了轉變。四十多歲時，過無錫訪老詩人尤袤，尤袤問他作詩學那一家，他答：『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黃庭堅）；居數年，一語嚙不敢吐，始悟學卽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雖黃詩亦偃然高閣』

矣。』（詩集自敘）晚年寫定詩集時，自敘心得說：『作詩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同上）也是指學黃詩而言的。

白石早年從黃詩入手，中年要擺脫黃詩，自求獨造，提出蘇軾所說『不能不爲』一句話作爲寫詩的最高境地（同上）。這個轉變固然由于他多年創作的體驗，也和那時文壇的整個趨勢有關。在北宋末葉風靡一時的江西派詩，到了白石那時，已經流弊叢生，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滿。尤表對白石評論蕭、楊、范、陸四家詩說：『是皆自出機軸，豈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同上）楊萬里也時常有類似的話（見他的荆溪集自序等文）；葉適攻擊江西更甚于其他諸人（見其所作徐斯遠文集序）；三家都是白石的長輩交游，自然會影響他對黃詩的看法。

南宋詩人要修改江西派的，大都主張上窺唐詩；楊萬里自序荆溪集和他所作雙桂老人詩集後序，都有此主張。白石作自述，說『內翰梁公愛其詩似唐人』，今觀白石的近體詩，尤其是絕句，很明顯是從江西派裏出來走向唐人的。白石詩裏時常提起晚唐詩人自號天隨子的陸龜蒙：

詩集下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三生定是陸天隨，又向吳松作客歸。』

又

三高祠：『沉思只羨天隨子，養笠寒江過一生。』

詞集三

點絳脣，丁未過吳松作：『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

這些詩詞都是他三十多歲來往蘇州、杭州、湖州時的作品，那時他初識楊萬里。後來作自述，記萬里稱讚他：『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淳熙十四年，他以蕭德藻的介紹，見萬里于杭

州，那時他約三十三、四歲。

陸龜蒙的詩在從前是不大有人表章的，第一個激賞他的人是楊萬里。我們看萬里讀笠澤叢書（龜蒙詩文集）三絕句：

笠澤詩名千載香，一回一讀斷人腸。晚唐異味同誰賞，近日詩人輕晚唐。

松江縣尹送圖經，中有唐詩喜不勝。看到燈青仍火冷，雙眸如割脚如冰。

拈着唐詩廢晚餐，旁人笑我病如癡。世間尤物言西子，西子何曾直一錢。

這真可說是「讚不容口」了。這三首詩是萬里淳熙年間在杭州寫的（編在朝天續集第二十九卷），正是他初識白石的時候。我們因此知道：萬里所以拿龜蒙比白石，由於他自己那時正激賞龜蒙詩，這和他要以唐詩修正江西派這個主張是有關係的。（白石此後有些作品，好像是有意學龜蒙的。紹熙二年——識萬里後的第四年——作「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首寄萬里，萬里回信稱讚它說：「十詩有裁雲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那就是很像龜蒙的絕句詩。他如湖上寓居雜詠十四首，頗近龜蒙的自造詩三十絕；昔游詩裏寫洞庭湖的五古，也像龜蒙和皮日休的三十首太湖詩。）

白石四十多歲還考不上進士，一生飄泊江湖；龜蒙也終老布衣，自號「江湖散人」，二人身世遭際頗相似，其脫離現實的生活也很相似，龜蒙所隱居的吳江，又是白石來往蘇、杭屢經之地。有此生活因素，加之楊萬里對他的嘉獎，和當時由江西派上窺唐詩的文學趨勢，於是形成了白石的詩風：饒有縹渺風神而缺少現實內容。

我在這裏詳述白石的詩風，目的是爲便于下文說他的詞風。詞是他全部創作裏主要的部分，我們要更仔細地來分析它。

我們說，白石的詩風是從江西派出來走向晚唐的，他的詞正復相似，也是出入于江西和晚唐的，是要用江西派詩來匡救晚唐溫（庭筠）、韋（莊）北宋柳（永）、周（邦彥）的詞風的。

白石詞和周邦彥並稱『周、姜』；邦彥詞上承溫、韋、柳、秦，這派詞到了白石那時，大都軟媚無力，恰好和那槎枿乾枯的江西末流詩作對照。摺出江西派的流弊，拿晚唐詩來修改它的是楊萬里；拿江西詩風入調的是姜白石。

當時人不滿江西派詩，並不是否定了黃（庭堅）、陳（師道、興義）諸作家，只是不滿學錯了黃、陳詩的人們，不滿他們只會摹擬黃、陳的外表（當時江西作家呂本中也說江西學者『吳山谷之旨』，見他與曾茶山論詩書）。楊萬里對學者說學江西之法，以調味爲比：『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違之亦可也。』（西江宗派論序）又以飲茶爲比：『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味未既而不勝其甘……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孤負佳詩補序）他要體味江西和晚唐的噓息相通的消息，調膈晚唐諸子和黃、陳諸家爲一體。楊萬里所希望在詩裏達到的境地，姜白石却在他的詞裏達到了。試舉一端作例：

晚唐以來溫、韋一派詞，內容十之八九是宮體和戀情，它的色澤格調十九是綺麗婉弱的，不如此便

被視爲『別調』；這風氣牢籠幾百年，兩宋名家，只有少數例外。白石寫了不少合肥戀情詞，却都運用比較清剛的筆調，像：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踏莎行）

金陵路，鶯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滿汀芳草不成歸，日暮，更移舟向甚處？（杏花天影）

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長亭怨慢）

舊游在否，想如今翠凋紅落。漫寫羊裙，等新雁來時繫着。怕匆匆不肯寄與，誤後約。（清波怨）

這些詞用健筆寫柔情，正是合江西派的黃、陳詩和溫、韋詞爲一體。沈義父作樂府指迷，評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以『生硬』不滿白石，就由于他以溫、韋、柳、周的尺度衡量白石，並且不瞭解白石詞與江西詩的關係。

又，五代北宋人多以中晚唐詩的辭彙入詞，賀鑄所謂『筆端驅使李賀李商隱』。後來周邦彥多用六朝小賦和盛唐詩，漸有變化，但還是因多創少。只有白石用辭多是自創自鑄，如『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冷香飛上詩句』等，意境格局和北宋詞人不盡同，分明也出于江西詩法。白石一方面用中晚唐詩修改江西派，另一方面又用江西詩修改晚唐北宋詞，以修辭這一端來說，他從用唐詩成語辭彙走向用宋詩的造句鑄辭，也是他的詞風特徵之一。

關於白石的詞風，南宋末年張炎著詞源，拈出『清空』兩字作爲它的總評，並且爲它下一個比喻：

『野雲孤飛，去留無跡。』這對後來評判白石詞影響很大。我在這裏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張炎說：

詞要清空，不宜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

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八歸、鬲黃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張炎拿『質實』和『清空』作對比，並用『古雅峭拔』四個字來解釋『清空』，其實這只是張炎自己作詞的標準，是他自己『一生受用』的話頭，（張炎的學生陸輔之著詞旨，述張炎的話：『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盡。』）是不能概括白石詞風的。白石沒有留下論詞的著作，但是他所著的詩說却也可作他的詞論讀（清代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已有此說法）。詩說裏主張：詩要『有氣象、韻度』，要『沉着痛快』，要『深遠清苦』，我們若拿這些標準來讀白石詞，都有可以相通之處。又我們讀他的慶宮春『雙槳蕩波』，一蓑松雨，滿江紅『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念奴嬌『鬪紅一舸』，記來時嘗與鴛鴦爲侶，琵琶仙『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諸首，知道它既不是溫、韋一派，而又與蘇、辛不同，也明顯地可以看出，它原不像沈義父所說的『生硬』，也決不是張炎的『清空』之說所能包括。

五代北宋的婉約一派詞，到了南宋的吳文英，漸由密麗而流爲晦澀。張炎由于不滿文英而服膺白石，所以拈出『清空』二字作爲詞的最高標準，這本來是他補偏救弊的說法；但是如果以爲這二字可概括白石詞風，那就偏而不全了。

清代從朱彝尊以後，有人甚至推尊白石詞是『三百篇之苗裔』（王昶春融堂集），『猶詩家之有杜少陵』（宋翔鳳樂府餘論），那是完全不符實際的過譽；我們看北宋末年暴發了尖銳的民族矛盾，詞壇上陸續出現了許多進步作家和許多反映這個大時代現實的作品，蘇、辛一派詞，於是聲光大耀。作家的生活遭遇各不相同，我們原不應對他們作一致的要求；但文學作品反映現實程度的深淺廣狹，是估定這作家成就高下的主要標準；若以這點意義論，白石詞的地位無疑是及辛棄疾的。這由于他對生活、對政治的態度和辛棄疾一班人有很大的距離，他一生從來沒有要求自己施展其才力以改變當時的現實。他的揚州慢、淒涼犯各詞，雖然對現實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所反映的主要不是當時的鬭爭內容，它的絕大部分只是用洗鍊的語言，低沉的聲調來寫他冷僻幽獨的個人心情：

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惜紅衣）

西窗又吹暗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齊天樂）

這是他被傳誦的名句，也就是代表他的作品風格和生活心情的名句。

宋室南渡的時候，北方貴族官僚避亂到江南的，大都沒有勞動謀生的能力，在仕途上沒出路的，便以『道人』『雅士』的態度寄生游食；他們的遭遇和生活很近似于南北朝時代的南渡士流，顏之推家訓所斥責的不事生產、不懂吏治的游惰文人，正是南宋江湖游士的前身（白石自述：范成大稱贊他『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恰可說明這點）。在他們隊伍裏雖然也偶有些人敢于揭發現實的醜惡，使權貴們視為『口吻可畏』，但『道人』『雅士』的姜白石却不屬於這一流。這種逃避現實的態度表現在文學

上，自然只會寫『晉宋雅士』那套放懷山水，怡情歌酒的作品。宋詞在從蘇軾到辛棄疾這一階段中，出現了幾位正視現實的作家，把詞從溫、韋的末流頹風裏，從脂粉氣和笙簫細響中，提向有陽光有鞞鞞筋鼓聲的境界；但是到了白石，又逐漸走向下坡，變成爲西風殘蟬、暗雨冷蛩的氣息。由於這個文學傾向的發展，也由於南宋末年士氣的頹落，到了王沂孫、張炎諸人的作品裏，便只有像螢火、孤雁那樣的光燄和聲調，白石這一派詞也就自然走向沒落之途了。（王有詠螢詞，張有孤雁詞。）

末了，談談白石詞的樂律：

白石不但是詩家、詞家、書法家，又是南宋著名的音樂家；我們研究他的詞，不可不注意它的音樂性。因爲在南宋詞裏，這是他的特徵之一。

白石集裏今存有十七首自注工尺旁譜的詞，這是七八百年前流傳下來唯一的宋代詞樂文獻，它在我國音樂史上有重大的價值。我們要研究他的詞樂，須先瞭解他選調製腔的幾種方法：

一種是截取唐代法曲、大曲的一部分而成的，像他的霓裳中序第一，就是截取法曲商調霓裳的中序第一段；

一種是取各宮調之律合成一首宮商相犯的曲子，叫做『犯調』，像淒涼犯；

一種是從當時樂工演奏的曲子裏譯出譜來，像醉吟商小品，是他從金陵琵琶工『求得品弦法譯成』的；

一種是改變舊譜的聲韻來製新腔，像平韻滿江紅，是因為舊調押仄韻不協律，故改作平韻。徵招是因為北宋大晟府的舊曲音節駁雜，故用正宮齊天樂足成新曲；

一種是用琴曲作詞調，像側商調的古怨；

一種是他人作譜他來填詞的，像玉梅令本范成大家所製。

以上六種方法，都是先有譜而後有詞的；其另一種則是白石自己創製新譜，是先成文辭而後製譜的，就是他詞集裏的『自度曲』、『自製曲』。他在自製曲長亭怨慢小序裏說：

予頗喜自製曲，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故前後闕多不同。

他的『自製曲』、『自度曲』二卷，共有揚州慢、長亭怨慢、淡黃柳、石湖仙等十二首，都是他自製的新腔。他說『初率意爲長短句』、『前後闕多不同』，可見他這些詞是以內容情感爲主，和其他詞人依調死填，因樂造文，因文造情者不同。所以我們讀他的詞，大都舒卷自如，如所欲言，沒有受音樂牽制的痕跡；像前文引過的長亭怨慢上片：

聞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

同詞過變：

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亂山無數。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分付：『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

人爲主！』

在這短短幾行裏，就用了許多虛字和領頭短句，像『矣』、『若』、『也』，和『只見』、『誰得似』、『不會得』、

『怎記得』、『第一是』等，這也是他和按譜填詞者不同之處，所以能做到宛轉相生的地步。

這裏牽涉到一個問題：白石這類先『率意爲長短句』的詞，是否也嚴辨文字的四聲和陰陽上去？換句話說，就是他的詞的音樂聲調和文字聲調的契合程度究竟怎樣？我們知道，從溫庭筠到柳永、周邦彥諸人填詞，已逐漸嚴分字聲。白石是精于樂律的作家，他究竟怎樣對待詞裏字聲的問題呢？

我們看他的滿江紅小序：

滿江紅舊調用仄韻，多不協律，如末句云『無心撲』三字，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予欲以平韻爲之，久不能成。……

後來他把它改押平韻，『末句云『開佩環』，則協律矣。』爲了一個字的平聲去聲之異，改動全首的韻脚，他無疑是十分重視字聲的。但是我們細檢他的自度各曲，又不完全如此，舉秋宵吟、疏影、翠樓吟三首爲例：

秋宵吟是『雙換頭』體，全詞三段，前面兩小段的字句完全相對（現存的白石歌曲各刻本，都誤合前面兩小段爲一段），旁譜工尺也完全相對；但按其四聲，除兩結『箭壺催曉』、『暮帆煙草』二句外，其餘不盡相同。

疏影和翠樓吟，在自度曲中是上下片相對句子最多的兩首（疏影一首，上片『枝上』以下，和下片『飛近』以下，字句全同；翠樓吟一首，上片『漢醮』以下，和下片『與君』以下，也完全相同），而四聲相同的只有少數字句。疏影上片『無言自倚』是平平仄仄，對下片『早與安排』，是仄仄平平，平仄且不相同。

由此可見白石詞的字聲，有守有不守，因為他深明樂律，所以能辨識其必須守的和可守可不守的地方（元人說曲裏的『務頭』，一支曲裏須嚴守陰陽四聲的，只有少數的字句；宋詞音律大抵也是如此）。有人也許認為他是詞樂專家，必定很重視格律聲調，因之把他和一般盲填死腔的作家等量齊觀，而忽略他一部分詞以情感為主『先率意為長短句』的作法，這是不對的，所以我在這裏特為舉例指出。

總之，姜白石是一個封建社會的文人，他大半生生活在南宋小朝廷向敵人委曲求全的時代，他依人過活的身世，使他不敢表示鮮明的愛憎；狹小的生活圈子，又不可能深透地認識社會現實，于是『仗酒祇清愁，花銷英氣』（白石詞樓吟句），就成為他排遣精神苦悶的唯一方法；表現在文學上的努力，也只有藝術技巧的追求。江西派已不能滿足于時代要求，但他對它却是積習難忘；陸龜蒙的生活態度又恰和他的心情相契合，于是江西和晚唐的詩風便間雜出現在他的作品裏。

由于階級意識和實際生活的局限，使他的文學在當時不可能屬於代表社會反抗勢力的一面。南宋末年，民族矛盾成為當時最主要的矛盾，宋詞在那時放射了它最後一次的光芒；那時的作家像文天祥、劉辰翁、劉將孫等人是屬於辛棄疾一派的，王沂孫、張炎諸人是屬於白石一派的；雖然後人對文、劉諸家的作品不及王、張諸家熟悉，但是就它的思想內容論，足以代表那個時期進步傾向的宋詞，無可懷疑是屬於辛派而不是姜派的了。

不過，在南宋詞壇上，白石詞的影響，還是不應忽視的。白石在婉約和豪放兩派之外，另樹『清剛』

一職，以江西詩瘦硬之筆救周邦彥一派的軟媚，又以晚唐詩的懸邈風神救蘇辛派粗獷的流弊。這樣就吸引了大部份作家。我們看宋末柴望自序涼州鼓吹（即秋堂詩餘）有云：「……詞起於唐而盛於宋，宋作尤莫盛於宣、靖間，美成、伯可各自堂奧，俱號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別家數也。大抵詞以雋永委婉爲尚，組織塗澤次之，呼嘯叫嘯抑末也。惟白石詞登高眺遠，慨然感令悼往之趣，悠然託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致，視青樓歌紅窗曲萬萬矣。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鉢或彷彿焉，故以鼓吹名，亦以自況云爾。……柴氏于『組織塗澤』、『呼嘯叫嘯』之外，特別拈出白石的『雋永委婉』；雖然以『雋永委婉』四字概括白石詞風，未盡確切，但宋季詞壇確有此一派。後來朱彝尊作黑蝶齋詩餘序說：『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虞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可見這派的聲氣不小。吳文英不應屬姜派，由于朱氏誤以吳詞中之姜石帶當白石，故有此說。所以我說，白石在蘇辛、周吳兩派之外，的確自成一個派系。

白石詞風在辛、周兩派之間，無疑更近于周邦彥。宋末詞家承周與承姜，各有分屬：如吳文英是周的嫡派，張炎屬於白石，而周密則在白石、吳文英之間（他選絕妙好詞，錄白石、文英兩家作品都多至十餘首可見）。我們論周、姜兩家的影響利弊，也不能混同。注重研辭練句，過分講究技巧，是兩家共同的傾向。但因重視音律而犧牲內容，因塗飾辭藻而隱晦了作品的意義，則周派的流弊大於姜派。南宋黃昇作花庵詞選說『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美成是邦彥字，清真

是他的詞集名)。這批評是對的。至于白石在音樂史、書藝史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以及他的樂學、書藝等等與其詞風之影響，都還需要專著研究，本文淺淺，不復旁涉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初稿，六〇年一月重改于杭州西谿。

輯傳

姜夔字堯章，鄱陽人（本集）。九真姜氏，本出天水（清姜虬綠編姜忠肅祠堂本白石集附九真姜氏世系表）。夔之七世祖泮，宋初教授饒州，乃遷江西（世系表）。父璽，紹興三十年進士，以新喻丞知漢陽縣（世系表。清嚴杰擬南宋姜夔傳），卒於官（姜虬綠白石道人詩詞年譜）。夔孩幼隨宦，往來沔、鄂幾二十年（本集）。淳熙間客湖南，識閩清蕭德藻（本集。拙作姜白石繫年）。德藻工詩，與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尤袤齊名（楊萬里誠齋集。烏程縣志）。既遇夔，自謂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宋周密齊東野語載白石自述）。以其兄之于妻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宋張維南初集），攜之同寓湖州。永嘉潘檉字之曰白石道人，以所居鄰苕溪之白石洞天也（本集。參拙作白石行實考之行跡考）。

夔少以詞名，能自製曲，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本集）。嘗以楊萬里介，謁范成大於蘇州（誠齋集）。成大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齊東野語。白石自述）。授簡徵新聲，爲作暗香、疏影二曲，音節清婉（本集）。成大贈以家妓小紅，大雪載歸過垂虹橋，賦詩有『小紅低唱我吹簫』句（元陸友觀北雜志）。萬里嘗稱其文無不工，甚似陸龜蒙。夔來往蘇、杭間，亦頗以龜蒙自擬（本集。行實考）。並時名流若樓鑰、葉適、京鑑、謝深甫，皆折節與交；朱熹愛其深于禮樂，辛棄疾深服其長短句（齊東野語。白石自述）。

時南渡已六七十載，樂典久墜，士夫多欲講古制以補遺軼。夔于寧宗慶元三年進大樂議及琴瑟考古圖于朝，論當時樂器、樂曲、歌詩之失。略謂：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樂器，金石絲竹匏土未必相

應；四金之音未必應黃鍾。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琴瑟鮮知改絃退柱上下相生之妙，又往往考擊失宜。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等四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樂工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其所倡議者五事：一謂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以爲作樂器之準；二謂古樂止用十二宮，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黃鍾一宮而已（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卽唐之法曲也。凡有催、衰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大樂當用十二宮，勿雜胡部。其他三事，則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也，議夕牲饗神諸詩歌可刪繁也，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也。書奏，詔付太常（宋史樂志）。時嫉其能，不獲盡所議（明徐獻忠吳興掌故）。五年，又上聖宋鑄歌十二章（本集）。詔免解與試禮部，不第（香錄解題），以布衣終。

夔氣貌若不勝衣，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書翰墨之藏，汗牛充棟（宋陳郁藏一語賦）。張炎比其詞爲『野雲孤飛，去留無跡』（詞源）；黃昇謂其高處，周邦彥所不能及（絕妙詞選）。其精通樂紀亦如邦彥，今存有旁譜之詞十七首。爲詩初學黃庭堅，而不從江西派出，並不求與楊、范、蕭、尤諸家合（詩集自序）；一以精思獨造，自拔於宋人之外（清人四庫全書提要）。所爲詩說，多精至之論，嚴羽之前，無與比也（清王士禛漁洋詩話）。亦精賞鑑，工翰墨，辨別法帖，察入苗髮，較黃伯思、王厚之爲優（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趙孟堅稱爲書家申韓（現北雜志）。習蘭亭廿餘年（白石蘭亭序跋），晚得筆法于單煒（白石保母志跋）。其遺蹟猶有存者。

著書可考者十二種。今存詩集、詩說、歌曲、續書譜、絳帖平等（參拙作白石行實考之著述考）。京鑑嘗稱其駢儷之文（齊東野語：白石自述），則無一篇傳矣。

張俊之孫曾有名鑑字平甫者居杭州，夔中歲以後，依之十年（齊東野語：白石自述）。鑑卒，旅食浙東，嘉興、金陵間（本集，宋吳潛履齋詩餘，宋蘇洵冷然齋集）。卒于西湖（履齋詩餘，硯北雜志）。年約六十餘（參拙作白石行實考之生卒考）。貧不能殯，吳潛諸人助之葬于錢唐門外西馬塍（履齋詩餘，硯北雜志）。子二：瓊，太廟齋郎（世系表）；瑛，嘉禾郡簽判（嚴杰擬傳）。

自來爲白石傳者，各地志之外，共得十首；已佚者有宋張輯作小傳，見齊東野語；未見者有清鄒文焯補傳，見其清真集錄要自序；存者明張羽一首，清詒經精舍文集卷五嚴杰、徐養源、養灝、張鑑、徐熊飛、何起瀛六首，陸心源宋史翼一首。羽，溧陽人而寓吳興，洪武初，徵授太常寺丞，有靜居集（明史），其爲白石傳，蓋居吳興時詮次白石八世孫福四所輯遺事爲之。考福四編白石集在洪武十年，去白石之卒已百餘年，故羽傳事實，不出本集及慶元會要、齊東野語、硯北雜志、藏一話腴四書。其未諦者三事：一記遇衡山異人得詩說；二敘晚年辭張巖辟官；三謂議大樂不合，由遇謝深甫子無殊禮。予皆已辨之於遺事考。嚴杰、徐養源、張鑑諸人，皆詒經精舍生，徐、張各傳惟遂錄宋史樂志及詞集論詞律各文，無足議者。嚴傳流行最廣，亦最多謬誤，如：沿四庫提要之誤，以元人蕭艗當蕭德藻；謂秦檜當國時，隱居不出，高宗賜書建閣（徐熊飛擬傳同）；謂管館西湖水磨方氏（何起瀛擬傳同）；皆顯乖事實。至以泮爲八世祖，父噩登紹興庚午第，猶誤之細者。江西通志諸書皆據以爲傳，陸氏宋史翼，亦仍之無所匡改，而又誤其免解年代。予爲此文，凡已辨于行實考者，概不復贅，猶有訂補，俟之異日。一九五〇年，承

總目

論姜白石的詞風(代序).....	一
輯傳.....	一
白石詞編年目.....	一
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凡五卷,又不編年一卷,外編一卷).....	一
輯評.....	一
版本考.....	一
各本序跋.....	一
白石道人歌曲校勘表.....	一
行實考.....	一
附錄一 集事.....	一
附錄二 酬贈.....	一
承教錄.....	一
讀夏承燾君白石詞樂說箋正書後(羅蔗園).....	一
跋白石琴曲側商調說(繆大年).....	一

汪世清先生四函……………

三九

周汝昌先生三函……………

三六

劉永潛先生一函……………

三五

予爲白石詞叢考數種，頗歷年歲，尙不能自信，茲寫詞論、詞箋、輯傳、版本考、行實考爲此編，以求教通學。友人陳思、吳徵鑄兩先生曩于姜詞各有箋疏之作（陳著白石道人歌曲疏證，刊于遼海叢書；吳著白石詞小箋，載金陵學報），二十年前，皆嘗通函討論，其爲予書作先路之導者，茲各著明，不敢攘善。姜詞刊本以朱氏疆村叢書出于江炳炎手鈔本者爲最上（江炳炎又名江濤。徐行恭先生藏竹里校書圖有其題名），茲據以爲主，校以張奕樞、陸鍾輝兩刊本，宋明選本如花庵、草窗、花草粹編諸書，偶亦采擇及之。近見袁克文所藏厲樊榭手錄白石道人歌曲一冊，予疑其是馬氏小玲瓏山館傳錄厲氏鈔本。其書與朱、張、陸三家同出于樓儼（敬思）所藏本，雖非厲氏手筆，亦有較三家本更近宋刻真面者，爰爲一一補校，俾世知宋刻元鈔之遺裔，實有四家。至若旁譜官律之學，予另有校律諸編，此不具錄。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承燾記。

白石詞編年目

卷一 揚州、湘中、沔鄂詞十一首

宋孝宗淳熙三年丙申公元一一七六年

揚州

揚州慢

淳熙十三年丙午公元一一八六年

湘中

一萼紅

霓裳中序第一

湘月

清波引(以下三首附)

八歸

小重山令 人繞(集中同調之詞,錄首二字爲別,下倣此。)

眉嫵 看垂

沔鄂

白石詞編年目

浣溪沙 著酒 二六

探春慢 二七

翠樓吟 二八

卷二十一 金陵、吳興、吳松詞十首

淳熙十四年丁未公元一一八七年

金陵

踏莎行 二九

杏花天影 三〇

吳興

惜紅衣 三一

吳松

石湖仙 松江 三三

點絳脣 蕪雁 三五

淳熙十六年己酉公元一一八九年

吳興

夜行船 三七

浣溪沙 春點……………二七

琵琶仙……………二六

鷓鴣天 京洛……………二五

念奴嬌 開紅(附)……………二〇

卷二 合肥、金陵、蘇州詞十三首

光緒紹熙二年辛亥公元一一九一年

合肥

浣溪沙 雙燕……………三三

滿江紅……………三三

淡黃柳……………三五

長亭怨慢(附)……………三五

金陵

醉吟商小品……………三七

合肥

摸魚兒 向秋……………四〇

淒涼犯……………四一

秋宵吟 (以下三首附) 四

點絳脣 金谷 四

解連環 四

今蘇州

玉梅令 四

暗香 四

疏影 四

卷四 越中、杭州、吳松、梁溪詞十四首

紹熙四年癸丑 (公元一一九三年)

越中

水龍吟 五

玲瓏四犯 五

紹熙五年甲寅 (公元一一九四年)

杭州

鶯聲繞紅樓 五

角招 五

